

品

味

上

海

姚克明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品味

PINWEI

上海
SHANGHAI



1200323204



1200323204

福州大学
图书馆

姚克明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品味

PINWEI

上海
SHANGHAI



1267

9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味上海/姚克明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1

ISBN 7-5324-5371-5

I. 品... II. 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5081 号

品味上海

姚克明 著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厉永斌 美术编辑 赵晓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6.5 插页 2
邮政编码 200052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印数 1 - 5,100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jcph@jcph.com

ISBN 7-5324-5371-5/I·1362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苏州河的路	(1)
苏州河的桥	(6)
苏州河的船	(20)
苏州河的鱼	(24)
向往绿色的童话	(28)
最后的绿宝石	(32)
写在太平桥绿地上	(36)
想起了洋泾浜	(40)
徐家汇的光彩	(42)
巨鹿路675号	(44)
曾经时髦的舶来品	(48)
上海一条弄堂的苍老记忆	(52)
在20世纪末浏览上海老房子	(62)
凝视百年老厂	(76)
敬仰黄道婆	(80)
梦见赤潮	(82)
墓地	(84)
从豫园的叠石谈起	(86)
独步沉香阁	(90)
无名氏野草地	(92)
巴黎新村的桑树	(98)





悬铃木的华盖	(102)
香樟街	(104)
凤仙女	(106)
达麻芦衍风	(112)
古银杏之死	(116)
紫藤古园	(118)
等候燕子	(120)
流萤	(124)
拷浜	(128)
别了,青麻头、黄麻头	(130)
“四不像”回上海老家	(134)
瓦檐下的麻雀	(136)
鸟市	(144)
鱼缸边的乐趣	(154)
蟑螂的新闻	(162)
上栅	(164)
棺头螺	(168)
蟋蟀茶馆	(174)
鸽子鸡	(190)
秋日赋闲	(196)
写不尽的上海——代后记	(200)

品 味 上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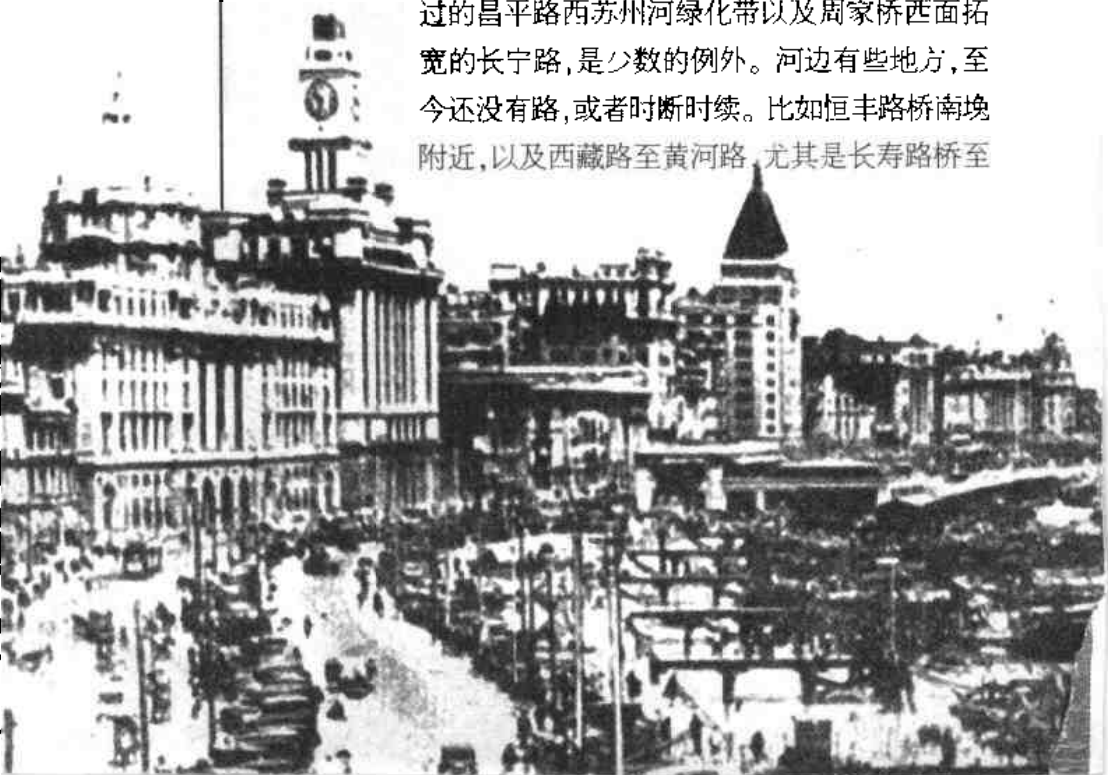


苏州河的路

打开新版上海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州河已经成为市中心河道了。它东西流向,南北分割市区,势成对开。从外滩到北新泾,我沿着河边的路,时而骑车时而步行,浏览了这条河道的市区段全程,觉得正在欣赏上海的纵剖面图。

150多年前,苏州河边没有路。满目芦苇和蒿草。河,是上海县城与宝山县的天然分界线。1848年的一张英租界扩展地图,显示出今天的西藏路到外滩的苏州河南岸已经圈划在内,那正是上海开埠初期。我想,在稍晚一些时候,苏州河南岸边上,开始出现了路。

走在苏州河边的路,就像踏着旧城的历史印辙。这一条路全长有20多千米,基本保留着百余年来风貌。路面狭窄,宽度大都在六七米之间,很少超过10米。新近改造过的昌平路西苏州河绿化带以及周家桥西面拓宽的长宁路,是少数的例外。河边有些地方,至今还没有路,或者时断时续。比如恒丰路桥南堍附近,以及西藏路至黄河路,尤其是长寿路桥至



凯旋路桥中间的五个河道急转弯处。说起这5个“弯”，长长的河道不下10千米，历史上曾经布满了棚户。20世纪初以后上海最著名的贫民窟药水弄、朱家湾、潭子湾、潘家湾，就在其中三“弯”。人住的地方已经小得可怜，可怜的河边就更没有路了。由此识得，这一条河边的路，它开始的走向就是畸形的、无序的、不规则的，深深地留着有政府却是无政府状态形成的痕迹。这种痕迹在今天的上海确是少见的原始资料。

走在苏州河边的路，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历史中脱胎的上海。这从河道东部和西部巨大的景观反差中便可一目了然。所谓东西的分界点，大体上以长寿路桥为准。河东，是旧上海金融、经济、文化中心，所谓十里洋场繁华地。河上的桥梁，不必一一细数，外白渡桥、苏州河水闸大桥、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恒丰路桥等等13处，大都外形漂亮而又壮观。河两边的楼群摩天入云。尤其是近十年来的飞速发展，已





经显现出国际大都市的气派。而河西,却让我感到走进了另一个有些陌生的城市。这边的河道长度是东部的三四倍,桥梁却只有 11 座。桥梁的密度反映着交通状态和人气旺盛度。新造的凯旋路明珠线桥、中山西路高架桥、曹杨路桥、武宁路桥比较有气派,但其余的桥都不大,有四座桥还只是简易的人行桥,桥面也就六七米宽,不通机动车。桥的形象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并不协调。河两岸的建筑也无法和东部相比。这几年发展虽然很快,到处也可见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可是棚户型房屋触目皆是。概括起来,其景观特点是:新旧杂处,陈旧多多。历史事实是明摆的:沿河一带的普陀区,曾是棚户和工厂的集中地,也可称为上海的“下只角”。特别是一过了曹家渡,开始“落乡”了。越往西,越出现都市中的乡村景象,静寂而冷清。我认识了一个真实的上海,发展中的上海。

走在苏州河边的路,就格外欣喜于新上海的拓展空间太大了。这河的西部,便蕴藏了极大的开发余地。正因为这一带比之于东部陈旧、滞后,那么它的未来就难以估量了。所谓不破不立。首先是苏州河河水改造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河水变清之日并不遥远。我已经见到了光新路附近的苏州河支流里有好多人在钓鱼,网兜里装着钓上来的黑鱼、鲫鱼。自然生态环境一旦好了,河两岸的地产价值便大大增长。国外的塞纳河、泰晤士河两岸的环境是人所共知的。苏州河边的各种各样的亲水工程必定也会陆续出现。我几次观赏过正在建设中的中远两湾城就是一个例证。那是异常美丽、宏伟的景观。我还亲眼目睹,河的西部两岸,许许多多工厂烟囱已经熄火,厂门已经关闭。代之而起的各种楼房建筑工地,随处可见。新建的昌化路桥已经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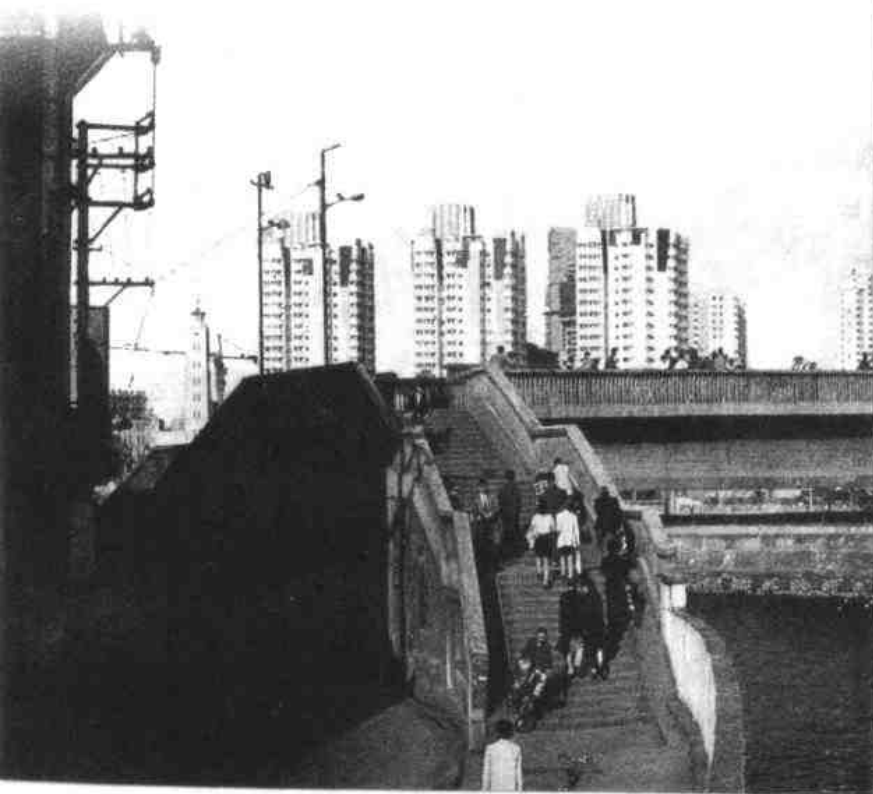
北岸的中潭路地铁站一出站,便可直达南岸的长寿路。我无法猜测还有更新更多的桥梁会在什么时候冒出来。要不了多少年,再来看苏州河西部的景象,谁能想象出它的漂亮模样?

走在苏州河边的路,当然也想到,河西部的开发是时代留下的难题,充满了艰巨。这么多的棚户,这么多的旧桥,这么多的狭窄的路,并非勾画几张美好的蓝图可以解决的。历史不能随意涂抹,需要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来书写。机遇和希望在我们呼唤。

走在苏州河边的路,深深感到,路是城市的血脉,路是人类生存的轨迹。如今想看看新上海的人很多,去处也很多,为什么不选择这一条路走一走呢?在此,可以充分想象21世纪上海最新的风景线!



下图为苏州
河西康路桥。



苏州河的桥

我沿着苏州河来回几次,从外滩到北新泾,仔细观察,忽发奇想:苏州河莫不是天神安排给上海城的一系命脉?

上海开埠150余年,城区中心的洋泾浜、陆家浜、肇嘉浜……多多少少的河都填没了;八仙桥、提篮桥、东新桥、打浦桥、太平桥、枫林桥、天钥桥……更多更多的桥都拆除了,惟独苏州河仍然水常流,反而桥增多。1949年时市区有桥18座,现在一一点数,变成25座。从东到西,依次排列,分别是:外白渡桥、苏州河水闸桥、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福建路桥、浙江路桥、西藏路桥、乌镇路桥、成都北路桥、恒丰路桥、海防路桥、长寿路桥、昌化路桥、江宁路桥、西康路桥、宝成桥、武宁路桥、曹杨路桥、华东政法学院桥、凯旋路桥、中山西路桥、强家角桥、周家桥、北新泾真北路桥。

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那么多桥是怎么出现的?那么多桥起什么作用?不妨先考查一下历史。

苏州河,古称松江。元代起一律称为吴淞江。1848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



道台订立扩大英租界的协定时,第一次用名苏州河。它是太湖注入东海最大的泄洪道。在宋代,它是华亭县(松江府)和嘉定县的天然界河,到了近代,又成了上海市区段和宝山县的天然界河。这条河流原本同江南水乡常见的河流没什么两样,一张19世纪80年代拍摄的照片显示它的河边还到处是密密的芦苇、蒿草、杂树,苏州河原本没有桥。



二

它的第一座桥是怎么出现的呢?1570年,即明朝隆庆四年,有个大名鼎鼎的应天巡抚叫海瑞,主持造了第一座桥,但这并非是因为交通上的原因。当时吴淞江下游河道变窄,泥沙淤积,水流量少,流速缓慢,逢到雨季,排洪不畅,河两岸发生水灾,危及上海县城安全。到了旱季,蓄水不足,又发生干旱,上海县城(现南市一带)进出船只被阻滞,百姓生计被困。海瑞一方面引领人员疏浚河道,同时又在吴淞江靠近黄浦江的入口处,即现在的福建路桥处,造起一座闸桥,退潮时开闸放水,涨潮时关闸挡沙。上海县城得以安然无恙。据说当年闸桥落成后,周围热闹成市,还有一座“金龙四大王庙”落成。庙址在如今的厦门路路口,上世纪90年代初才拆除。不过,这座闸桥只使用了100年。清康熙十年,即1671年,因为它损坏得厉害,又重新造了座闸桥,地点在如今的成都北路苏州河边,名叫新闻桥,相对老闸桥。世事沧桑,新老闸桥痕迹犹在,功能却完全变了。特别是新闻桥,已经变成南北高架桥,且在近旁又新建了一座车行人行桥,昼夜不停疾驶的汽车轰鸣,代替了哗哗的放闸水流。但是,外白渡桥近旁,1991年又出现了气势宏伟的苏州河水闸大桥。它的功能大大超过前辈,它的力量使前辈汗颜。它雄居于苏州河出口处,抵挡台风潮汛咆哮,



成为上海城身家性命的忠实卫士。

苏州河上还有两座垃圾桥。名称虽然不雅,上海城却因此得福,不会变成臭城。第一座垃圾桥建于1906年。当时上海租界内的人口激增,已经达到50余万。人,每天要吃喝拉撒,垃圾、粪便出路何在?此前一二十年,工部局已经在如今的浙江路苏州河边设立了一个垃圾处理站,再用船只将垃圾从苏州河里运出城去。当时这一带苏州河北岸也已经开始成市,南来北往运输这么多垃圾,谈何容易。再者,要修的有轨电车也要往北开通,于是在此造起了桥,名为垃圾桥。过了二十年,又把西藏路苏州河上的木桥拆掉,重造钢筋混凝土桥,称为新垃圾桥。整个城市的垃圾运送通过这两座桥进入苏州河,渠道更加畅通。桥,成为垃圾粪便清除出城市的最后一个口岸。新垃圾桥的功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被淡化,它的主要功能变成市中心车辆通往北火车站的重要通道,名称也就改成西藏路桥。老垃圾桥在90余年后的今天,仍然名副其实,这就是现今的浙江北路桥。环卫所的工人们在此清理着粪便,清洁着大上海。自然,今日之上海已经不是昔日之上海,暴涨的人口,肯定使老垃圾桥一处力不胜任。我在普陀区叶家宅路苏州河上的生成桥附近,看到了环卫码头。桥下停泊着好多蓝色环卫运输轮船,想必就是它们也积极参与着清洁大上海的重任。苏州河使我们这个城市永远美丽、清新。

苏州河上最有名气的桥,当然首推外白渡桥。毫无疑问这座桥大大帮助了上海城区扩展,延伸。在它之前,苏州河上没有人行、车行桥梁,新、老闸桥的功能是为了阻拦泥沙、防洪防旱。鸦片战争之后,1845年,英租界设在苏州河以南的外滩一带;美国在3年后占据了北岸的虹口一带为

租界。南来北往的人们就在如今的苏州河水闸桥处靠小船摆渡。可想而知,一个小小的渡口,实在不堪重负日益激增的人口和车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叫威尔斯的英国人,1856年在摆渡口造了一座木桥。这位英国佬的经济头脑很好,规定过桥一律收“卖路钱”,还动出了“年票”、“季票”、“月票”的脑筋。只可叹他造的桥质量实在不怎么样,再加上生意也太好,不到20年,此桥就出现危情。工部局于是在1875年重新造了一座桥。又过了29年,1906年,虹口一带市面繁荣起来,桥上准备通有轨电车,木桥不能铺铁轨,于是重建成全钢桥。这是上海有史以来第一座全钢桥。来往这座桥不再收费。据说上海人便称之为“白渡桥”,“白”当然含义“白用,不出钞票”。就在英国人威尔斯造桥后的第四年,四川路苏州河上也造了一座木桥。取名“二白渡桥”。1880年,乍浦路苏州河上又造了一座桥,叫里白渡桥。这三

座大桥一出现,上海中心城区向苏州河北岸大幅扩展的态势已经摆



下图为上海
解放前的苏州河
恒丰路桥。



开。1903年,公共租界麦根路(石门二路)苏州河畔,又造起一座大桥。其原因是闸北一带开始人口增多,街市兴起。南来北往的交通受到苏州河隔断。有几个广东、浙江富商便出资造桥,这就是恒丰路桥。恒丰路桥几经改造,现在直通新客站,已经成为苏州河上第一大桥。而当初这四座大桥飞架南北,已经将苏州河这条天然界河的概念彻底改变了。再加上河南路桥、老闸桥、新闻桥、乌镇路桥、新垃圾桥、老垃圾桥,上海城区的版图向北扩展再扩展,苏州河渐渐在版图上往市中心位置移了又移。如今要说苏州河成了市中心河道一点也不错。它南北割据市区,势成对开。苏州

河上这些桥,对于上海城市的开拓,居功至伟。

曹杨路桥,也就是以前的曹家渡桥,它的历史作用有点特别,这涉及上海接纳外来移民问题,很值得一提。



福州大学
图书馆

曹家渡,从地理位置上说,一百年前,已经是苏州河流出上海市区的境域了。大约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儿出现了一个曹家宅,宅内人口都是从安徽一个姓曹的大族迁移过来的。他们大概是这儿的第一代外来移民。他们在苏州河边设了个渡口,就叫曹家渡。清朝末年,渡口拆除,造成一座木桥,称为三官堂桥,因为桥边有座三官堂庙。为什么要造桥呢?当时这儿一带已经开了许多面粉厂、缫丝厂、油厂,找来了许多工人,也许是历史沿革的影响吧,这些工人大多也来自于安徽,还有江苏,他们也是一代外来移民。他们就近搭棚建屋安家,苏州河南北渐渐人口密集,来来往往,光靠摆渡船就不适应了。这就需要桥。进入20世纪后,外国租界的马路延伸过来,外国商人又在这儿附近开了好多工厂,招来的苦工大多是江苏、安徽人。这一来,外来移民越来越多了。沿苏州河一带,以曹家渡为中心,向东北辐射到江宁路附近,到处是棚户。这些移民们跨苏州河南来北往,忙忙碌碌为生计奔波,光是一座三官堂桥怎么行呢?于是又出现了江宁路桥、谈家渡桥(今宝成桥)。可以这样说吧,这些桥同外来移民息息相关,是外来移民生活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桥,既是移民的产物,又是大上海海纳百川,接纳各方游子的手臂。历史的痕迹实在太深,太深了,我如今在这一带走动时,依然可见类似于当年的景象。尽管曹杨桥路已经改造成多车道的水泥大桥,但是,我到桥下一转悠,到处听到的是移民们的口音。桥北堍,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批发市场,密集的单开间门面小店起码有五六百家之多,批发饮料、香烟、蜜饯、糖果、南北货、酱菜之类,店主个个说着安徽话。看着一张张年轻的脸,我猜不出他们是老移民的后代,还是新的外地人。桥南岸,沿河连接万航渡路



左图为苏州河成都路高桥架。

一带,密集的经过改造的不规则的旧屋子内,大多数人也说着安徽、苏北口音。看来这些旧房子也很有些年月了。再看看曹家渡左右的西康路桥、宝成桥、强家角桥、周家桥,这些小小的人行桥上几乎都摆满地摊,卖着蔬菜、眼镜、汗衫、皮带、鞋垫、手机套。摊主清一色操着外地口音,这几座桥附近,虽然经过改造,但还是触目可及破旧的棚户式小房,里面住着的绝大多数还是外地人。可以这样说吧,东起西康路桥,西到北新泾桥,贴着苏州河河边,除去少数例外,大部分地区成了现今新老外来移民的栖身之处。桥,则是他们日常活动领域。大桥的桥洞里,小桥的桥面上,桥下的陋房中,到处是他们的身影。这也算是大上海的另一种景观吧。历史和现实的融合,造就于斯。但不管怎么说,外来移民是上海这个城市五光十色、兼收并蓄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为上海发展到今天这般模样,也有贡献。苏州河,连同河上之桥,起了特殊的作用。

